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御香縹緲錄 第二十二回 黎園別部

照宮中的習慣，雖然不是明定的法制，達到每月的朔望兩日，照例是要唱一次戲的。這些戲的腳本有許多就是太后自己所編的；原來太后對於中國的古劇認識得也很深切，再加伊的文學本來也有相當的根底，所以要寫些劇本，實在不是一件難事！宮中唱戲原也算是家庭娛樂的一種，故除元旦，元宵，和萬壽節等大日子，難得召班外面的伶人進宮演唱之外，平常日子都是由一班太監擔任的，他們也都曾下過一番苦功，能戲極多有幾個傑出人才的技藝，反比外面的伶人更好，這是太后久已引為快事的。僥倖得很！太后為著追念同治而傷感，以致於合整個的古宮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的第二天，恰巧是月半，正該輪到唱戲的日子。以前每當朔望的前一日，太后多半是預先會把明天要唱的戲點定了，吩咐下去的，而且伊所點的戲，往往老是那麼幾出，這幾出當然就是伊老人家所最愛聽的，伊雖連續的一次，五次，十次的聽下去，也不會覺得厭煩的；這中間，自然又要算伊本人新編的戲占多數。因此，外面的的人——包括一切王公大臣——雖從沒有機會聽到太后所編的戲，而我們這幾個，卻無不聽得十分爛熟，連字句也背得出來，甚至已聽厭了，巴不得太后不要再點出來；因為我們所最愛聽的戲，終究還是那些原有的老戲。這些老戲不但是歷史悠久，而且無論那一處的戲班子，都有相類的腳本，只是演員所用的方言不同而已；它們的所以能流傳得既久且廣，當然自有一種引人入勝之處！

我上面不是已經說過，每當太后有什麼不快的感覺時，合宮的人便都連帶的會發愁起來了；所以我們總是要盡力的設法使伊快活，尤其是在這些氣象陰森的盛京古宮中，我們倘若再不在精神上找些適當的調劑，真要變為生趣索然了！因此，當我想到今天是月半，照例應該唱戲的時候，我心上真覺得高興極了。「老佛爺！」這一天的早上，我雖然瞧伊的臉色尚不十分溫和，但為著要揭去這一重濃厚的愁霧起見，我竟極大膽地向伊說道：「今天又是月半了！我們不是應該唱一次戲嗎？依奴才的意思，如其讓這裡的老祖宗們也見見我們那些熱鬧的玩意兒，使他們知道如今的天下，還是跟前一般的昇平安樂，可不是一種很好的孝敬嗎？再者，我們在這裡既不再有什麼好去處可以出去玩，那末光是枯坐著，也太氣悶啦！唱戲倒是最好不過的消遣。」

太后聽了我的話，居然露出了一絲笑意，並把頭微微點了一點。「不錯！你這個主意確是好的！就依你吧！」伊便絕不遲疑的核准了我的建議。

「那末，請老佛爺吩咐，今天該唱那幾齣戲呢？」我的冒險的嘗試既已成功，膽子便格外大了，爽快催伊點起戲來。

「我沒有什麼成見，就把你所愛聽的戲點一兩出來吧！」

伊的笑意漸漸地透露了。

這真是一個特殊的恩典啊，原來每次唱戲，所有的節目十九都是太后自己指定的，不但我們這些女官從不曾享過這種特權，便是光緒，隆裕，以及一般公主，福晉之類，也是很難得輪到有奉太后懿旨點戲的機會；因為這也是表示寵眷的意思，決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盼望得到的！如其有人輪到了點戲那真和臉上裝了金一樣，這個差使榮耀固然很榮耀，而肩膀上的責任卻也不輕呢！第一是你所點的戲必須沒有什麼犯諱，或於當時的情形不盡適宜的地方，第二便是必須博得太后的愛聽。第一點比較還容易，只須稍微想得周到一些，便不致有什麼問題啦！第二點可就大大的不容易了！然而萬一你所點的戲竟不能引起伊的興趣，這事情便糟了，你所受的羞辱和窘迫，將十倍於你所受的虛榮。想來真是很可慮的！尤其是這幾日，太后的性氣很不好，已使合宮的人都覺得難以度日，假使再觸惱了伊，大家還好說什麼話呢？況且我們不久就要回京去了，誰都希望在離開奉天之前，不要再留下一些不良的印象；於是我就格外的感到困難了。

此刻我雖然要想辭謝這個點戲的差使，也已不行了；因為方提議唱戲的人便是不點還教誰點？這真可說是作法自斃了！但我明知懊悔已經不及，只得盡量利用我的腦筋，左思右想的考慮了約莫有七八分種模樣，幸而太后也體諒我，知道我是在挨命的搜索枯腸，也就不忍催促；後來，我居然想起了一出情節極熱鬧的「四郎探母」。

戲碼既定，自然就有人下去準備了。

關於唱戲的一切設備，宮裡頭是購置得非常周全的，並且都有人很小心地管理著的，要用時不難一索即得。所有的布景，戲裝等等，更是無一不精美，再加逢到春天，就有適用於春天的行頭，到夏天，秋天，冬天，亦復各各不同。讀者聽了這些話，也許不能深信無疑，以為這是事實上很不可能的事；然而卻是真的！在北京宮中，就有十二個高手的縫工供養著，什麼事情都不做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頭，老是在裁制戲裝，或是打好了圖樣發往蘇州或廣東那些地方去定制，總是一些不惜工本的。這一次，他們雖然都不曾隨駕東來，但我們早已把唱戲時應用的各種東西一件也不遺漏的從車上載來了。光是照料這一項娛樂品，也有一個老太監負責專司其事，他手下還有一二十個小太監充助手咧。所以我們不論唱什麼戲，只要點下去便都可以排得出來的，一小半的原因，固然是行頭的齊備，而最大的原因，卻是那些唱戲的太監，不論生旦淨丑，個個多會唱許多的戲，隨時可以湊得起來，不至缺角。

唱戲就不能少戲台，幸而盛京這些宮院的建築雖然已很破舊，但在某一座大殿前面的空地上，卻也有一座戲台建著。當然，它的年齡也是很老的了！格式和我們尋常在神廟中所見的戲台相同，只有一層樓那樣的高，不過地位比較闊大些。論到戲台，北京宮中的那一座也還平常，最特別的要算是頤和園裡的那一座了！它一共有三層，據說當初建的時候，那些樓板全是活絡的，可以上下移動，做得差不多和現在的升降機一般的靈巧。當最上的一層上在演戲的時候，下面兩層為看戲的人所瞧不見的台上，已暗暗在準備著了；待到上層的戲演完，便立即把它吊上高頭去隱過了，第二層便在同時吊上來，所有的佈置已早就擺下，連最先出場的戲子也已在台上站著了。這樣把舞台吊上吊下的結果，就省卻一番檢場的工夫，前後兩齣戲盡可很緊接的演出了。在那時候，如此巧妙的構造，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新鮮把戲，著實驚動了不少的人，而主持這件工程的設計人員中，第一個便是太后自己。可惜來為因為不很安全的緣故，就停止使用了；但規模的寬暢，構造的精美，還是非常的出色，遠非別處的戲台可。

如今來到奉天，一切都很陳舊，再要有這樣精美的戲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；但為不使太后感覺到過分的難看起見，臨時的張羅修飾，是不可省的，好在我們有的是太監，他們人數既多，辦事又能幹，這些零星夾雜的事情行托他們去辦，真是無有辦不了的。果然隔不了多少時候，就有人來報導：「一切全齊備了，戲也扮好了，只等太后的懿旨一下，馬上就好開鑼。」

「這時候我就得把我所點的戲告訴太后了。——方才我只是差人去知照了那些唱戲的太監，並不曾先奏明太后。——造化得很；伊聽了居然立即表示贊成，使我心上頓時安定不少，而且伊還在一路走往那唱戲的所在去的時候，很有興地把這四郎探母一齣戲的情節，原原本本的說給我聽；其實我既然知道點這一齣戲，怎會不知道其中的情節？不過太后是絕對不管的，伊總歡喜倚老賣老的，很鄭重地把無論什麼事情，當做一件新知識，新發明一般的告訴人家；而聽的人又因攝於伊的積威之下，雖然心上實在不願意聽，但也不能不裝著很有興，很重視的樣子，默默地傾聽著。如其不這樣的話，或竟忍不住而失笑起來，那就算大大的越禮了！所以我們都已習慣於這一種強迫的聽講，再也不會觸惱伊的。」

可是平心論來，伊對於講故事的興趣雖象是太濃厚了，往往是硬捉人家來聽講；但伊的口才，卻委實不錯，一樁很平凡的故事，經伊一講，便比原來的要動聽了許多。不管是第一次，第二次，以致於第五，第六次的重複的講述，也總不至絲毫精采都沒有，所以我們有時候確也聽得很高興。

不一會，已到得那戲台前面，太后就在正中安著的御座坐下，我們這一起的人，便照例分著兩邊，在伊後面侍立著，我抬頭把這戲台一看，不由就暗暗地佩服那些太監的能耐。他們竟在極短的時間裡，把這一座陳舊不堪的戲台，收拾得很像樣了；而且竭力的模仿頤和園裡那一座的格式，差不多已模仿到三四分模樣了。又喜當我們未來之前，先來收拾的人也注意到這一座戲台，所以台

上的幾根柱子，早就重樣漆過，那些雕在柱上的飛龍，也一律加敷了一重金顏色，黃澄澄地耀得好生奪目；此刻再掛上幾幅繡花的錦幛，頓覺面目一新，好比一個鄉下老頭兒換上了一套時新的袍褂，他原有的一股寒酸愚蠢的土相兒雖不能完全掩過，但至少是不會再如何觸目的了！太后也點頭微笑，表示這座戲台尚可用得，那末我們的戲不就可開鑼嗎？卻還不能咧！要開鑼是必須由太后自己吩咐下去的，誰也不敢擅動；而此刻的太后，還正在很有興地給我們講著楊四郎怎樣失落在番邦，怎樣和鐵鏡公主成婚，後來怎樣思親，公主又怎樣給他盜令，他怎樣進關等一切詳細的節目，伊決不肯讓我們聽了一半便停止，於是戲就擱下來了。一直待伊講到楊四郎怎樣回去太遲，以致給蕭太后知道，險些要把他斬首，幸得公主力救才免，這一段故事方始完畢。

待伊的話匣子一停，大家都知道戲是快要開演了；伊也不用說什麼話，只把手一擺，旁邊的太監就飛一般的奔近戲台邊去，高聲叫道：「老佛爺有旨，吩咐開鑼！」台上便霎時間金鼓大作，一幕一幕地演出來了。在演戲的時候，太后還不肯安靜；盡是絮絮不休的把戲劇上的各種習慣和軼事說給我們聽。

其實伊也是因為看戲看得太多的緣故，再也無心安坐靜觀了。

不過伊所給我們說的，卻是大半是前此伊早就告訴我們的老話，而我們是不得不假裝著聞所未聞的神氣來聽伊說的。

「唱戲的人可說個個都是非常信奉神佛的！」今天，伊居然說合了一段比較新穎的事跡來。「尤其對於那人稱伏魔大帝的關公，格外的恭敬虔誠，無論一個怎樣歡喜說笑話的人，只要是輪到他今天拜關公。他就立即會端莊起來。而且還得先去買一尊關公的佛像來，弄好了高供在桌上，點起香燭，誠誠懇懇的磕了頭，然後再取出來，依舊供在桌子上，再磕過頭，最後，還得把它擱在紙錠上焚化。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做作，他們方始能安心，否則必將惴惴然以為大禍將臨。」

「唱戲的人又是最愛守舊的！」太后繼續的把伶人生活形容給我們聽。「無論一舉一動，以及戲文中的唱詞，念白，行頭上的花紋，插戴，都視同金科玉律一般的謹守著，永遠不肯改變；不但他們自己一生一世是這樣，就是傳到他們的子孫或徒弟，也仍然如此！」

這兩段話可說是極中肯的，我後來又聽別人也是這樣說起過。

我以為中國舊劇的文場，還不失為一種很優美的歌劇；至於武場就不免太熱鬧了！每逢演到兩軍交戰的時候，大鑼大鼓，敲得人的耳朵也幾乎震聾；再有那種拚性捨命的蠻打，也失之太野，我是最不受瞧的。

這天的四郎探母演完之後，太后告訴我說，那個演余太君的身材的很小的太監，成績最好，該賞他一賞；我卻根本沒有研究，只得隨便含糊的應了一個是：後來這個太監究竟有沒有得到伊特賞，也就不得而知了。